

我是接班时在大门口看见他的。他在大门口

奔跑在尘土中的TAXI



维新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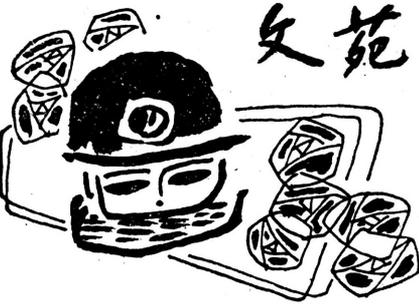
我拉她去了一家招待所，心想她反正能报销，就要了八元车费，其实，二三元足够了，我扯车票给她，她摆摆手：“不要了，出租车不能报”。

他喝足了热水，身上有了热气，眼睛亮了起来，用一种近乎于学生念书的朗朗语调和我说：“我现在是个个体户，这车是我私人的”。

“是挣了一些，我把三轮卖了，又买了这辆车，五万多，钱这东西……是好东西，可挣起来也不容易。”

“看报上说你们出租汽车普遍乱收费，你干过没有？”

“干过。钱这东西人人都需要，关键看你手里的钱是怎么弄来的，是正道上来的，就踏实，反之你会觉得亏得慌，只要你有良心。”



文苑
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“在改革的浪潮中” 征文散文专版

大型文学刊物 《开拓文学》创刊

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下，工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综合性文学刊物《开拓文学》，即将正式出刊。



一年之计在于春 万象更新 郑文学刻

汽车站牌跟前下车，我要了三块钱。后来发现那女孩的腿是跛着的，我家里有这么大的女儿，腿也有毛病，这钱叫我挣得有多损！我一回家看

见我女儿就想起这件事，我把那三块钱夹在夹子里，每次路过那个巷口总要瞅瞅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的女干部从一家旅社里出来对我说：“这个旅社乱哄哄的，又是麻将又是跳舞，小伙子，你帮我找一家清静点儿的旅社。”

曲明 古城有个华静店 为眼神所累，三赴古城配镜，三次遭遇迥异，思之颇觉有趣。

古城有个华静店

第一次，早早起来打点起程，一路不敢懈怠，赶到十点刚过。兴冲冲找一大家，只当是门阔活必精，岂料想巷深酒亦远，偏偏是个个儿不知高低，寻一表情稍悦目的女营业员，怯怯地柔着嗓子叫：“同志，我配眼镜。”



虽说费了点事，前后总算找到了。正欲掏钱挂号，旁一顾客好心告知：“别挂了，今天的号早完了。”

第三次在一友人的推荐下，我来到了位于东大街的华静眼镜店。店不大，外表也朴素。进得店门，见四周全是自个儿的影子，心跳着觉得新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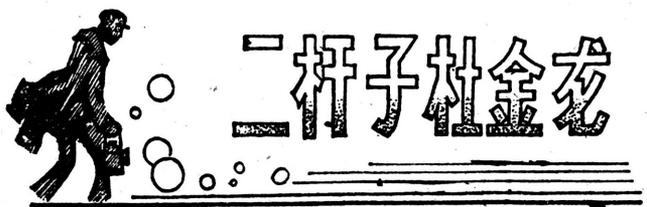
她极好看地一笑，一语点透了我的心思。“核对核对，不收费。”当下脸烫了烫，心便暖暖的，似有一股春风在胸中荡漾。

她让我等一下，转身进了里间，一会儿出来对我说：“一点吧，保险误不了车。”

一点钟真的就将镜子取到了手，戴上试试效果很好。适逢一小伙子捧碗而坐，便断定他是为我才推迟了午饭的。

这个眼镜店是从浙江来的几位小青年开的。经理姓吴，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大学毕业生。我从内心深处佩服他们。

(插图俊波)



二杆子杜金花

白水 元生

他——杜金龙，线路值班员。三根筋挑个头，大风都能刮倒的人儿，可二起来要命。乖乖，那场架打得叫人捂眼睛，人家身高马大把他捧得东倒西歪，只有招架之势，没有还手之力。



雄鸡 杨耿